

六十年前福州「四七流血」慘案

● 嚴靈峯 (國立台灣大學教授)

日前突接福州市社會科學所葉翔君來函，希望對六十年前在福州發生的學生運動流血事件，予以佐證。我是當時「身歷其境」的人，應該有為歷史的真實提出見證的義務。因草此文。

葉翔君來信的原文：

尊敬的嚴教授：

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福州發生過一件事。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九月出版的《辭海》稱為「福州慘案」：「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福州學生數千人爲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向福建公署請願，當地軍閥政府在美帝國主義指使下，命令軍警開槍，打死學生七人，打傷數十人。」這一條目的內容實際上是來自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福州學生聯合會急電：「福州男女學生數千餘人本日向省長請願露宿公署，薩鎮冰命陸戰隊、警察隊，夫役并其他軍隊開槍轟擊，槍柄亂打，鎗刀亂刺，死七人重傷數十人，血流遍地哀聲震天。現全罷市，請一致援助。」當時的《申報》連續多日報導了這事件。

兩年前，徐天胎（吾行）先生在世時，曾對此事提出疑問。徐先生說，一九二五年他在福州，并未聞薩鎮冰下令開槍打死學生七人之事。我

在查找資料中，發現有一篇張珪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寫的《福州學生流血記》，比較詳細地敘述了事件的始末：此事因英華學潮前排黃澤魚兩件事惹起美國兵艦十五艘到閩。三月卅一日兩個學生林昌浩、容文能在倉前山被捕。四月二日福州中等以上學生三千多人向省長請願沒有結果，三日又請願，四日又有四個學生被抓，后二人釋，鄭鼎、劉詩宗與林、容關在一處。七日學生又請願

見省長，結果一代表猶在應接室，署中槍聲頓響四五聲：立時軍警用刺刀，槍柄亂刺亂打，一時血流遍地哭聲盈街。這時外援委員得着流血消息，聽說死了幾個，倉皇打電話給京滬同鄉會，全國學生會報知此事，八日學聯會職員到各校調查傷人數目，總在百三十人左右，負傷最重者爲師範學生嚴明杰、李孔昭，均腦蓋受刺，九日下午學聯會命各校學生赴法庭驗傷，李孔昭、嚴明杰等四人赴驗，并昇以帆布，遊行市街，以示羣衆，后昇往柴井醫院。「我們福建人所冀望于同鄉大老薩鎮冰的政績如是！我們福建青年永遠要切齒痛恨的記者。」

從張文可以看出，當時因「聽說死了幾個，倉皇打電話」而再調查并無死亡，只有傷者，因此可以排除「死七人」之說，但此事關係到對福

州地方史人物薩鎮冰的評價問題，所以我十分希望弄清事件的前前後後，嚴教授是否可以回憶此事之始末，給予提供回憶資料，若能得到先生指教，我將不勝感激。

謹祈
大安！

后學葉翔上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福州「四七流血」慘案

一、本案發生及經過，以張珪所寫的「福州學生流血記」比較切實，因張珪當時是擔任此次運動的外援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二、張珪所記被抓的學生劉詩宗，可能是「程詩春」（聽）之誤。

三、當時並無死亡，師範學校學生李孔昭（一年級抑二年級？）面部被中一彈穿過左頰，我本人（原名明傑）被薩鎮冰的衛隊長薛聯述（福清人）用指揮刀在腦部橫砍一刀，幸頭髮頗多，未及要害，只是流血不止。少數同學略受輕傷並無大礙。

四、至於「辭海」所稱：「福州慘案」，我們稱做「四七流血」。

事變的發生由於學生愛國的反帝主義和反北洋軍閥所激起，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袁世凱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件，全國公憤，商人罷市、學生罷課，反對購買日貨，提倡國貨。福州學生亦不例外，當時部分學生曾因反對南台亭街魚商出售日本海蓮魚與日本浪人及日籍流氓發生流血衝突，此次是反對售賣美國的黃澤魚而起。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六日，全國學生會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各省學生均有響應。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中國共產黨成立臨時中央，同年八月十二日「警導」創刊於上海，十月浙江社會主義青年團（SY）成立，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廣州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雜誌「中國青年」創刊，一九二五年二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Y）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對福州學生運動發生極大的影響，當由張珪等與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學生雜誌」，在讀者通訊欄與主編楊賢江及憚代英，高爾松、高爾柏兄弟等通訊，在上海參加工運的方爾瀾經常寄來「新青年」、「警導」、「中國青年」以及通俗的共產主義宣傳品，於是福建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外國語專門學校及女子師範學校七八位同學先後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組後轉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成立福州地方委員會，我們大部是福建全省學生聯合會的各校代表和聯合會的理事。

因為當時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聲浪高漲，（SY）的地方委員會在全省學

生聯合會中組成「黨團」，從事支持被捕的學生，發起示威和請願。發動數千人前往福建省長公署大廳決不撤退；同時組織行動的對內和對外的委員會，對內由我和施松齡、翁良毓三個師範代表負責，維持內部學生羣衆秩序，對外則由外國語專門學校的學生代表林鍾、陳聚奎（號代青，後改名「林一新」，國立台灣大學教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病逝台北。）張珪三人負責發動工、商各界支援。部份學生衝到高等法院撕毀案

卷。省長薩鎮冰認為事態嚴重，指派教育廳長王孝緝前來勸導，語帶威脅，我當時即席走出來批駁指責，為他們所忌恨，因此在軍、警及衛隊開槍鎮壓時，薩的衛隊長薛聯述直趨對我打擊，在腦部被砍一刀。當晚七時大雨滂沱，由同學們用毛氈把我蒙頭蓋住衝出荷槍實彈的部隊送往南街一小診所包紮；不久送往北門柴井醫院治療，羣衆亦被驅散。當時對外委員會即向省內外通電，宣佈鎮壓經過，上海「中國青年」雜誌亦曾報導這次運動情形，把我的名字誤作「楊明杰」。

此事經過六十餘年，我手邊亦無原始報刊資料。徐天胎說：「一九二五年他在福州並未聞薩鎮冰下令開槍打死學生七人之事」。對於事變發生的時間也值得查證。

（一）辭海稱「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事實是「四月七日」顯然錯誤。

（二）一九二四年，我是師範的三年級學生，當時進入省政府參加請願的尚有四年級畢業班的同學陳英弼、祝傳鈞等人。

（三）如果是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在五月三

十日發生，同月距「四七流血」只有四十七天。「四七」後我因負傷住在柴井醫院將近二個星期，當時是四年級的畢業班學生，應該準備畢業考試，並投考林長民創辦的福建大學，安然無事。在事變後又參加「五卅」運動，受傷的人很難負擔如此忙碌的奔走活動，實在不易。所以「四七流血」可能發生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七日」。

此點請細檢當時報刊資料，即可斷定。

薩鎮冰先生是吾鄉可敬的先輩，一生清廉、正直、無私，是一位忠厚長者；當時他的部屬衛隊長薛聯述等圖謀下令開槍鎮壓，我們不可冤枉好人。猶憶民國三十五年我出任福州市市長，曾專誠拜訪，見他貧困，幾無隔宿之糧，我每月派人送他食米兩包。略表濟助，及尊敬之忱。他曾給我一個「印鑑」紙條，並說：他給我來信，以此「印鑑」為憑。其一生謹慎如此，非一般軍閥官僚政客所能比擬。何至於下令開槍，槍殺學生。

最近「天安門事變」發生後，回想當年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的青年學生運動，反抗北洋軍閥暴政爭取「民主」與要求國家進步、民族獨立。今天學生運動，正面針對中國共產黨，與中共當年發動學生運動，採同一手段，可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是，當年學生知識分子，同時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干涉內政，今天却有少數領導人物托庇外人尋求保護。在台灣也有不少人士企圖用爭取「民主」之名，依靠外人分裂國土，妄想地方「獨立」，顯然造成「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的對立，值得吾人深省！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於天母